

快的速度走避。

「只是這樣就可以說是鬧鬼嗎？」白里尼先生非常不以為然：「長相恐怖？究竟有多恐怖？可能碰巧只是有個人相貌醜陋些，根本沒有什麼大不了的。」

「不！」目擊者紛紛否認：「白里尼先生，如果您見過他，您就不會這麼說了。他的樣子一看就知道絕不是活人，倒像是『活死人』。如果他不動，沒有這樣走來走去，而是安安靜靜躺著，就跟死人沒兩樣，而且是像死了八百年的人。」

「胡說八道！」白里尼先生嗤之以鼻：「你們說話可要當心，別這麼誇張，萬一消息傳了出去，以後誰還敢再來劇院聽歌劇？」

有人建議：「你何不去請教那個波斯人？據說波斯人會通靈。」





「太精采了！太精采了！」年輕的羅爾熱情的讚嘆著。

「可不是嗎？」羅爾的哥哥、四十一歲的菲力普也頻頻點頭：「真想不到，新人也能有這麼精采的演出，怎麼我以前都沒注意到她呢？」

羅爾瞄了哥哥一眼，心想：「我可是注意她很久了。」

幾個月前，當羅爾發現克莉絲汀時，還不敢貿然肯定。直到今晚，他終於確認，這個在舞臺上光芒四射的克莉絲汀，就是一直活在他記憶深處的克莉絲汀。她們絕對是同一個人，不會錯的！

在激動的情緒中，羅爾的心中也湧起強烈的熱情與衝動，「我要去找她，我相信她一定還記得我。」

想到這裡，羅爾在包廂裡一秒鐘也待不下去，轉身就往外走。
「噢，你要去哪裡？」菲力普問。

白里尼先生一楞，還沒反應過來，就聽到麥荷西問拉席拿：「你會這麼說，是有什麼證據嗎？」

「有的，凱撒是昨天早上不見的，可是昨天晚上，我在地下室的迴廊看到一個黑色的影子騎著凱撒。凱撒是我一手照顧的，我一眼就能認出牠，絕對錯不了。」

「那……那個黑色的影子呢？」白里尼先生接著問：「你怎麼不追上去？」

「我有啊！可是好奇怪，轉了幾個彎後，他們竟然不見了。我想，只有劇院魅影有這種能耐。」

「好，我知道了。」白里尼先生說：「我會跟劇院魅影說，請他不要再搗蛋，你可以回去了。」

麥荷西聽白里尼先生

這麼說後，驚訝得張大嘴巴，詫異的望著他。拉席拿顯然也很意外，結結巴巴的說：「啊，真的嗎？你真的有辦法嗎？那真是太好了。」

等拉席拿一離開辦公室，白里尼先生馬上非常嚴肅的對麥荷西說：「你去把這個笨蛋的薪水算一





繩索，開始划槳離開。克莉絲汀不敢亂動，只是驚懼的望著戴面具的黑衣人，一槳一槳十分有節奏的划著。他不時望著克莉絲汀，即使他整張臉都隱藏在面具後面，克莉絲汀仍可強烈感受到他逼人的眼神。

黑衣人划過了藍光照耀的湖面，進入黑暗的那一端。四周幾乎伸手不見五指，克莉絲汀內心覺得更害怕了。

「不要怕，這一段路很短的。」黑衣人說的。

話才剛說完，小木筏就撞上了某樣東西，克莉絲汀情不自禁的尖叫出聲。

「到了。」黑衣人說。

一片昏暗中，黑衣人把克莉絲汀抱起來，上了岸，走進長廊。不一會兒，進入一間大客廳。

黑衣人把克莉絲汀放在舒



羅爾不知道該說些什麼，只是默默的聽著。

「他讓我看了他的樂譜，我省悟到這是他嘔心瀝血的作品。曲子一開始是一聲深長、悲哀卻感人萬分的嗚咽，可憐的艾瑞克，他將自己受盡詛咒且不幸的人生全然傾吐在音樂之中。聽完這首曲子，我了解他所受的每一個磨

難，也了解他是如何在地獄般的墓穴裡，痛苦的撞擊自己那顆可憐又醜陋的腦袋，藉此避開世人異樣的眼光。接著，從絕望中升起音符，突然一步步攀升天際，像隻高傲的

孤鷹衝向太陽。最後，是勝利的交響樂章擁抱全世界。《勝利的唐璜》完成了，艾瑞克說，醜陋終因愛情而得到救贖，他終於能勇敢的面對美好。他已經不再戴著面具出現在我的面前了，因為我已不害怕正視他的臉。但是我對他始終心懷歉疚，他的才情照亮了我，他崇高的才華也征

